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三十七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

亦得

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 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向曰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載羣士響臻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曅曅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熈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熈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熈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故其衆士響應而至者也陛下獻五臣作睿聖纂承基緒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良曰睿亦聖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遭遇厄運勞謙日昃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惟岳善作維嶽降神異人並五臣作間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銑注同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

人謂禰衡也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
亮英才卓躒力角切　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賔曰卓躒絕異也　向曰處士
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善曰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
堂覩奧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五臣作覽聞不
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良曰稟
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
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

東審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翰注同潛深默閑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性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善曰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向曰殆幾也言

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善曰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
飛辯騁辭
溢氣坌蒲悶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善曰坌涌貌也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翰曰坌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坌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
昔賈誼求試屬國說係單于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說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說滅賊　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說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
終軍欲以長纓牽

致勁越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 向注同勁彊也弱冠慷慨前代五臣作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禹等典記室也 濟曰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比數子為比用者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兩都賦序曰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善作伎者之所貪善曰楚辭

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飛兔騕烏褭鳥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腰褭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濟曰王良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良曰區區猶勤勤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 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效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覩采也必善無必字無可覩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 五臣作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歳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五臣作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善作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
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
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銑同善注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愚以為
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　濟曰咨諏裨益也漏猶狹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狹落也將軍向寵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還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善曰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五臣有以字為督愚以五臣無以字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衆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彊弱得其所宜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善作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善同翰注　翰曰頹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閹竪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　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盼我於盧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良曰寄委托也大事謂社稷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臣作渡瀘深入不毛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五臣作甲兵已足當帥將善作獎帥三軍北

定中原善曰小雅曰奬勸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盡也駑馬亮自比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五臣作損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五帝作彰善本作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　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之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陛下亦宜自謀五臣作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　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以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 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興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 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

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康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

虢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四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銑曰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蒙恩澤可謂幸甚也而位竊五臣作竊位東藩爵在上列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鄄城王在國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　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

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禄厚故也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益也濟曰言古之爵禄者皆以功勤濟國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五臣從愧朱紱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和合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　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吴使邊境未得稅**五臣作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善曰廣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　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冑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故啟滅有扈**戶**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善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　銑曰啟夏王名也有

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啟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　向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濟曰方叔召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

未盡也 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 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鉤釣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 五臣無也字 善同翰注 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偈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偈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

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令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　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作纓其王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

言羈縻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此二臣五臣有者字豈好為夸主而燿五臣作曜

世俗哉志善無志字或鬱結欲逞五臣有具字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善曰漢書文也翰

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固五臣無固字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

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銑曰捐弃軀身今臣居外非不厚

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伏字以二方未尅為

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尅

言未靜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　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耆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　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　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測度之詔

謂許行之詔也致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五臣作舟之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猶總覽也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必乘危躡五臣作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五臣作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馘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

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傅武仲與荊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尅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遺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如微才不五臣作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豈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向曰沒盡忝辱也禽鳥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

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流聞東軍失備司徒小衄女六反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　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按劍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發曰淩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

所以行軍五臣作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作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作徇國家之難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　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五臣作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作撫心而歎息也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濟曰屠裂謂刳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刳斬而功勲銘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良同善注絶纓盜馬之臣赦五臣有而字楚趙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馬餘同翰注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絶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絶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絶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鬬遂大尅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譖貶為侯故有是引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善作代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城威王彰也去世謂死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

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塡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已不久而死塡於溝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濟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

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 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是以效之齊楚五臣作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善曰楚辭曰長吁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悒啼兒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向曰博棊也企竦

驚立兒朴擊節者識秦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堦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注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玄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

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容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　良曰巍巍盛皃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

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

冀以塵露五臣作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　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

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作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媟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願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禮記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文也翰曰夫天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五臣無之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

而平和章明也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峻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及周之五臣無之字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詩曰有求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五臣作藩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

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比以勸親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盍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　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親親之義實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實在厚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伏惟陛下浴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

親五臣作族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親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善曰列子曰巨龍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　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也展舒也私室謂私家也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己謂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

於親也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恩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閡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也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　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也退省五臣作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貌篤厚也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　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向百司之官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東觀漢記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己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若得辭遠游戴武弁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　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解朱組佩青紱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

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
青綬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綬
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
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
駙近也 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
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勳號也安宅京室執
鞭珥筆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
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
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 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
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
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良曰華
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承荅聖問拾遺左右善
曰
漢書曰謁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
左右 良曰荅謂應荅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

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銑同善注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 翰曰僕隸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 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 五臣無之字

迴光終五臣作然向之者誠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　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竊不願於聖代五臣作世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臣

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只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只辭也餘同善注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良曰伊尹殷賢臣也餘同善注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五臣無者字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具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是臣僂僂婁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善曰尚書傳曰僂僂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楚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向曰僂僂敬也鶴立不轉中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少垂神聽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

于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讓 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遽領軍事兼內外 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秩祿重也 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中謝 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

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同産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　向曰言因外戚遭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誡五臣作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善曰猥猶曲也孔融荅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濟曰猥頻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

先人五臣有之字弊五臣作敝廬豈可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良曰謬謂謬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俊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益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銑曰古人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雖小人五臣作輕小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

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産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濟曰緣因也所掌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五臣無於字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於屠釣之間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　良曰板築傅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而令五臣無令朝議五臣無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

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得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為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微光

禄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　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

光禄大夫李胤蒞政弘簡在公正色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禄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正色率下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皆服

五臣作伏

事華髮以禮始終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閭丘卯曰士之華髮墮頜而後用耳　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

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

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奢侈

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

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

今道路未通五臣作清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荆州諸軍事　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乞留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也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闕也　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顔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 銑曰背死也 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作見撫養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臣五臣有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銑曰零丁尼弱兒成立謂二十成人也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字書曰祚福也向曰衰微也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向曰朞功謂大功小功之親

漫盛也僮僕也煢煢獨立五臣作惸惸孑立形影相弔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濟曰煢單也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毁孟嘗

孟嘗乃奔魏子所與衆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　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逮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五臣有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音貝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　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遁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　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　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皃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也日迫西山諭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

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鵩鳥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作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臣之辛苦非獨五臣作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銑曰二州謂梁州

益州也收伯謂榮逵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古堯切　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　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為顆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良同

善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戎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祇竦不知所裁中謝　翰曰含太守下丞齎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不久也祇竦敬懼皃裁制也臣本出自敵國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也　銑曰亡也謂仇敵之國也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

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善同向注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

學焉　濟曰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于同游也振景拔迹顧邈同列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　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施重山岳義足厭沒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厭之滅不足報也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厭沒以報恩德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　善曰周易曰夕惕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　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而橫為故齊王冏九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幽執

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銑曰幽隱執縶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善曰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向曰言此二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陰蒙避迴崎善作岐嶇自列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閭黨崎嶇難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善曰王隱晉書

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

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

善曰左傳子産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皃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　良曰翻反也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良曰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也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

充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縶也束口縶舌言不敢語莫大之釁曰經聖聽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曰經聖聽謂日日經天子聽察也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五臣作抗慨而不能不恨五臣作恨恨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慷慨失志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寬迴收其威使至死也不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徒我紫退就散輩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

濟曰散韋謂不除名爵散官之韋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

善曰文子曰昔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跼

局

天蹐

精亦

地若無所容

中謝善曰毛詩曰謂天益高不敢不跼謂地益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　良曰震悼驚也跼曲也蹐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

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雎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　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善曰左傳曰裴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

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則壓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曰壓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猥頻也大命天子命也符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遂泰撫翼俱起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頻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

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徙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　良曰垢濁也　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污濁豈能辱竊此位也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任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

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勸進表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

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琊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五臣無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五臣有尚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善作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鈎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　向曰烝衆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聖帝明王鑒其若

此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中天下之樂　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藩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五臣作代　善曰韋秀衛公誄曰仰睎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　良曰弘大式用振起遐遠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

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内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也　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具繼絶之道也肇始景大也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迹也　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自元康

以五臣作已來艱禍五臣作禍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懐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善曰王室也王隱晉書懐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荅賔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人之道醜惡裔遠也謂懐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善曰王隱晉書懐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懐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

表也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

臻善曰左傳鄭伯曰天不悔禍于許也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録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予敢求爾天邑商　濟曰肆蹤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干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神器流離再辱荒

逆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曜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小雅曰載事也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茍在食土之毛含氣五臣作血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善曰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畧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産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産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向曰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絶而已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善曰三世謂遐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濟曰琨家

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郎司三公也謂琨為司空承問震惶五臣作遑精爽飛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　良曰遑恐　亡也承問謂聞破亡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也且悲且惋五情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　翰曰悲謂悲王之亡惋謂惋賊之亂擧五臣作興哀朔垂上下泣血善曰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　銑曰朔垂謂并州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亦當通濟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善曰

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是以 善無是以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良曰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餘同善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善有以 主諸侯之盟 善無之盟

二字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温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緜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公也啟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曰黔首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

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應命世善作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相思而不可得見也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之數也夫五臣無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五臣作殞喪九服崩離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應之瑞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讖文應之殞喪墜失也崩離壞散皃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濟曰囂然憂傷兒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離羅也言此二主過難無能過于晉也蔑無也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琊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良曰元帝居琅琊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舊服叛亂也抗明威以攝五臣作懾不類伏大

順以肅宇內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翰曰抗舉憐服也不類謂異國也大順天人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善曰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劉泰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過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

之績流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向曰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善曰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濟同善注

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良曰勲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蒼生顒然莫不欣戴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濟曰顒然仰德兒戴荷戴也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善曰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也　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於君也

且宣皇之胄惟有陛下善曰

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二何暇有三乎 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 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良曰祚福也祀祭也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翰曰無異謂遠邇皆望於帝 謳歌者無不吟咏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

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禹詩曰君子有徽猷荅賓戲曰用納乎聖德矣　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鳴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　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

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　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

是以臣等敢五臣無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俑　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書曰允恭克讓　良曰黔首百

姓克能也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五臣作普天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　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願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遂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　向曰荑者楊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

機以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　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濟曰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災謂與厄相會也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五臣作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

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
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
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
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　良曰狡寇謂劉聰劉
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
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何可闕而不卹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
齊侯逡巡而謝
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
退奈宗廟社稷何　翰曰逡巡猶退讓也昔惠公虜秦
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
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善曰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
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曰

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内　銑曰駭驚也圉孺子名闔合輯和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作世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　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泰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胷臆不假臣等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良曰遲久也開泰為泰平是以陳其乃誠布

之執事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踊躍歡喜也罔無也謹上臣琨謹遣兼五臣無兼左長史右司馬臣五臣無臣溫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主簿臣辟五臣作薛閭訓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匹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五臣有事關內侯臣郭穆善曰

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七